

科普文学



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,在中国,一碗米可以变化无限,做出林林总总的糕、糍、粉以及特色餐点。数千年来,各种各样的米食,使中国人口里带着米香,悠游于天地岁月之间。《中国米食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22年5月)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首版后,便在全球华人地区引起极大反响,它既是一本汇集了二百多道米食的食谱,更是一部探究稻米文

“一碗米”的分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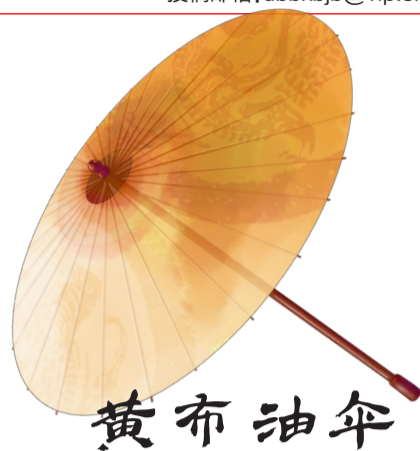
■ 任蓉华

化,留存米食艺术的志书。

把生米煮成熟饭,是中国人对稻米的最传统食用方式之一。煮饭多加水,便成了粥。《说文解字》有“黄帝初教作糜”之说,可见中国人食粥的历史源远流长。懂得如何煮出好吃的饭后,中国人又进一步发展出用米粒烹制各色食物的绝技,口味各异的饭团、粽子,便是明证。自古以来,乡村农民或出远门的人身边常带几枚饭团,直到今天,街头热气腾腾的饭团摊贩,依然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。甜味、咸味、红豆、虾米……简朴的饭团,经过巧手慧心的处理,变得格外诱人。至于粽子,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更是名目繁多,且不提其中滋味,仅以形状区分,就有角粽、锥粽、枕头粽、秤锤粽、四方粽、筒粽等。书中介绍,相对于北方的传统小枣粽,广东的裹蒸粽堪称“巨物”,足有三斤重,它内容也颇为丰富,“一层米,一层绿豆仁,上置一圈五花肉,中间又放烧肉,外加咸蛋黄,以及香菇、虾米、栗子……”足够撑

饱一家人的肚皮。”

中国人吃米几千年,对米的性格摸得精通熟透。菜点中的米粒往往超越了作为配食的地位,跃升为餐宴上的主角。纯以米为主的,有筒仔米糕、南瓜糯米饭、米布丁、米色拉、八宝饭、蛋炒饭等餐点。书中提到,“金包银”是有名的炒饭,蛋液均匀地裹在银白色的米粒上,形成悦目的金黄色泽。天天吃饭,但不见得真正仔细端详过一粒稻米。该书还以显微镜的视角,逼近审视一粒骤然增大数百倍的稻米;它像一枚鸡蛋,揭去一半表壳后,可以清楚地看到基部的胚芽。整粒稻米包含了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矿物质、脂肪、维生素等复杂成分。靠了这些养分,胚芽才得以发育成一株稻子。书中特别指出,我们若想吸收稻米全部的营养,就得吃糙米,因为糙米蕴含丰富的、足以维持胚芽萌生新生命的全部营养,对于人来说,也是营养最完整的纯天然食品。



黄布油伞

■ 乔加林

上世纪七十年代,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时,家里还没有一把雨伞,遇到雨雪天,我有时会披着蓑衣或戴斗笠去上学。斗笠,形状与草帽差不多,就是直径大些,是用箬竹叶和毛竹篾编成的,戴在头上很重,久了头都发疼,风大了戴不住,雨大了也遮不了雨。而能够遮雨的黄布油伞只有极少数经济条件好的人家才用,普通人家都舍不得买。学校距离我的家虽然只有两里多地,一条渠梗直通学校,每次雨雪天,大多数小伙伴都是披着塑料布遮风避雨,常常被弄得一身泥水,那时的我,是多想拥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黄布油伞啊!

夏秋季节,父亲去集市上卖了一些粮食,终于买了一把黄布油伞。伞是黄色,大块头,和我的个子差不多高。伞面上刷了一层桐油,伞骨、伞杆皆为竹制,粗壮而结实。我激动得抱着新雨伞怎么也舍不得放下。崭新的黄布油伞,伞面是厚实的黄布,布是用桐籽油油的,金灿灿的,散发着浓浓的桐油味,伞顶端处还有一个小圆形的紫红色的油布与伞面相连,伞把是一根比擀面杖细点的竹竿。黄布油伞有四五斤,伞太重,我个子瘦小、力气小,怎么都撑不开,父亲便手把手地教我。他把伞尖顶在墙上,身子前倾,一手抓着伞把,一手把套在伞柄上的撑杆使劲往上一推,伞砰然张开。在灿烂温暖的阳光里,黄布油伞就像一朵盛开的硕大葵花。在父亲示范下,我使出吃奶的劲撑开黄布油伞,简直像个小屋子,很大,很漂亮。

自从家里有了那把黄布油伞,我就希望老天能经常下雨。在雨天,我会把黄布油伞高高举在头顶上,在同学中到处炫耀。记得1980年初秋,第一场秋雨,吃过早饭,我把黄布油伞打开,兴奋地去上学。走在渠梗上,突然刮起大风来,黄布油伞瞬间脱离我的掌控,在泥泞的路面上翻滚几下,跌落到几米深的水沟里。正当我不知所措,急得要哭时,索老师正好到了我旁边,帮我把雨伞从水沟里捞上来,并示范着告诉我:“伞面不能迎风,打低点,让伞沿往下斜,这样就不容易被风刮翻了。”

黄布油伞虽然笨重,但伞面大,非常实用,在雨天,如果遇到没带雨具的同学,我就让他们钻到我的伞下一起走。

在村子里,谁家小伙娶媳妇时,伴娘都会为新娘打着黄布油伞,那个时候不懂,总会问着大人说:又没有下雨,为何要给新娘子打雨伞啊!长大后才知道,新娘子出嫁,都要抱鸡打伞。伞,传说是鲁班的夫人云氏发明的,她把竹子劈成细条,蒙上兽皮,做成如八角亭式的雨具,“张开如盖,收起如棍”。后人见了竞相模仿,便流传下来。造纸术发明前都用丝绸制。宋朝以后才有了皮纸伞、油纸伞。

随着改革开放、时代的大发展,笨拙厚实的黄布油伞早已退出了人们生活之中,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小巧且工艺精美的花式折叠伞,收放自如,携带更方便,既能挡风雨,又能遮阳光,又可以灵活自由伸缩。

初夏,夜。

微风掠过三角梅的花蕊,拂过蓝花楹的枝蔓,带着若隐若现的清甜,温柔地问候着暮色中的一切。

喜宝安静地伏在我的肩头,抬眼望着满天繁星,轻声地问:“妈妈,峨眉山上有什么呢?金顶是金色的吗?”我没有作答,只是侧身望向夜色深处。那是山的方向,它正披着夜行衣,与天地浑然一体。

我能给孩子讲些什么呢?是讲顽皮霸道的猕猴,抑或是讲庄严巍峨的禅寺?是讲逶迤雄岸的景观,抑或是讲玄乎奥妙的自然?着实难以取舍,似乎讲什么都是以偏概全、管中窥豹。索性,就什么也不讲,等她自己去发现吧。

“我们做个游戏。明天上山后,你仔细观察峨眉山上都有什么,回头我们看看谁发现的多,好吗?”我的提议让孩子对接下来的旅程充满期待,在喃喃自语中沉入梦境。

流水潺潺,鸟鸣啾啾,一阵沁鼻的凉风裹着草木的清香钻进身体。一个激灵将我从浑浑噩噩的世界中拉出,惊诧于周遭全新的境遇。参天古树恣意地伸展着躯干,洒下一片葱郁繁茂的清凉。布满碧色青苔的石阶,在峰回路转间引向飞檐斗拱的八角凉亭,亭下巨石两端石缝中,有山泉奔涌而出,浪花飞溅,涛声阵阵,欢腾地扑向水中央状如牛心的山石,揉出一潭碎玉。这是哪里?正疑惑间,

夏日青山入梦来

■ 卫思羽

一名素衣僧人吟诵着诗句,缓步没入山林。好一句“且任客心洗流水,不劳挥手听清音”,萦绕在心头和林间。

沿着曲折蜿蜒的山路,层层叠叠的茶园铺展在山腰间,细柔的岚雾轻吻着叶尖儿,变幻出晶莹剔透的清凉。风来了,跳进一垄茶田,惊起阵阵涟漪。一场禅意悠长的茶会,在云雾缭绕间,徐徐开启,纤手翻飞,礼奉齐茗,茶香四溢,涤荡出“尘心洗尽兴难尽,世事之浊我可清”的禅茶深意。

越过海拔2200米的针阔混交林带,原始森林宛若少女般害羞地隐匿在路的两侧。粗壮的冷杉齐刷刷地挺立在路旁,高大的枝干撑起一片清幽,安静地迎送着往来的过客。转过一道峡弯,高低错落的高山杜鹃次第开来,姹紫嫣红,竞相绽放。这决然是大自然画师的刻意为之,要不,怎可能让翠色的画布如此明艳动人?作为“植物活化石”的珙桐,也俏皮地散落在密林间,虽花期已过,但独特的叶形还是令人过目不忘,不禁设想,花开时节酷似展翅飞翔的“白鸽”挂满枝头,是如何的壮观绮丽。

穿过层层树影,依稀可见巍峨的群山。峰峦叠嶂,绵延不绝,流云涌动,气势磅礴,“山之领袖”的从容旷

达一展无余。云端泻下的金色光柱,热情地奔向丝绒般的山峦,留下或深或浅的光斑,影随云动,光怪陆离,变幻万千。

“西当太白有鸟道,可以横绝峨眉巅。”三回九转的山路尽头,就是金顶。它正巍然不动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祈愿,金碧辉煌的庙宇,庄严肃穆的佛堂,香火萦萦,钟声阵阵,让久居樊笼的人们虔诚地接受心灵的洗礼。

山崖之巅,云海翻涌,碰撞着,拥挤着,将陡崖、山涧以及连绵的山峦,统统藏进密不透风的云网。云涛之上的山巅,时隐时现,宛若海之岛、船之帆,如梦似幻,令人神思飞越,浮想联翩。“蜀国多仙山,峨眉邈难匹。周流试登览,绝怪安可悉?”熟悉的吟诵声又在耳畔回响,好似先前那位素衣僧人,转身寻望,却是一片虚无。

“妈妈,妈妈,快起来,说好今天去爬峨眉山的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童音传来。爬山?此刻不是正身处峨眉之巅吗?恍惚中我睁开眼睛,窗外一派清明,万佛顶矗立在群山之上,王者般气宇轩昂。再一回头,孩子正伏在身旁,清澈的眼眸直入心底,缀满了兴奋与期待。

峨眉青山在,何曾入梦中?

雨季防汛

■ 王行水

雨季太漫长
渐渐失去诗意
闪电与沉雷
加大了暴雨山洪
推送的眼泪
流域性洪水又出现在路上
窗外的雨四处漫延
浸透到我的梦乡
在昨夜梦里
天空乌云翻滚
已有几滴冰冷的雨
挂上我的睫毛
我挑担急急赶路
路却无限伸长

伸长到吾遇上三间大夫
正作千年长叹
治水自禹至今
拼力兴利除弊
堤防筑就长城
卫星云图布局现代千里眼
雷达回波捎来惊天顺风耳
雪峰山山上山下
烟雨濛濛旌旗漫卷

五级防汛抢险队伍
支支一级战备
我从梦中笑醒
放下所有愁怨
惟愿江河安澜众生安康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